

湍溪夜话 / 叶文玲

Tuanxi yehua

YE WENLING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

2 034 3907 4



湍溪夜话

叶文玲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张贺琴

封面设计：陆震伟

湍溪夜话

叶文玲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祝桥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4.75 插页 5 字数 327,000

1986年6月第1版 1985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,500册

书号：10078·3655 定价：2.45元



作者像

602101/31

17

序

于 晴

读叶文玲作品，使人如临一弯清清溪水。

泉水并不浓烈，也无拍岸的惊涛，然而自有其甘甜和芳冽。人们曾从《心香》中领略到叶文玲的这种文章品格。这篇小说清新的笔致，作品所含蓄的对民族苦难的幽愤和呼唤人性美的深情，是至为感人的。后来，叶文玲又不断有所探求，视野更广，作品中生活面也扩大了。不同的作品，其情趣和笔法也各异，但是都表现着作家一己独有的艺术意境。也许可以说，她的风格更趋于成熟了；从作者近年来所写中篇小说的结集《湍溪夜话》中，人们就可以看到这种鲜明的印记。

要用简明的话语，道出一位作家的风格，是颇为困难的。古来说“豪放”、“婉约”等等，不过是大致的分类。犹如《世说》中

— 1 —

论人物，说是“如玉树临风”，或说“闪闪如岩下电”，固然是很传神了，然而所说不过是此人的气质风采，并非理智的判断。文学鉴赏是要作理智判断的，然而又截然不同于对物质的原子结构、物理性能和化学成分的测量鉴定，一作这类鉴定，艺术就失其精神，诗歌就丧其韵味。属于审美领域的东西，是有它独特的性能的。我总以为，评论文学，不能离开形象思维的境界。可惜我们常常不能这样做。

所以，我似乎也只能这样说：委婉、细腻而又深情，这就是叶文玲的风格。

茫茫人世，较之烟波浩渺的海洋，较之亿万斯年的大地，其内蕴和演变，自然更为复杂。斑斑血泪，历历恩仇，善和恶的纠缠，美和丑的交战，历史的演化，人性的抗争，真是无穷无尽。从这里撷取真正的原料，冶炼成为艺术，决非易易。每个作家接触生活的领域，虽然各有局限，然而必定各有自己所掘出的矿井，所以也必各有所成。矿有贫富，掘有深浅，成果也就不同。但是又往往各有所长，不能强求一律。叶文玲在她自己的田地上耕作，她的作品不属于足以眩人目睛的一类，既不以奇异机巧取胜，似乎也不曾有过宏大的篇章；她好象并不想着意使人惊心动魄，然而真诚朴素娓娓道来，展示的是她认真感受和探索生活的成果，所以真切感人。现在有些青年作者，说是要致力于人生奥秘的探求，这自然很好。其实，人们在一生中，一般总是在探求的，不过有时蒙昧，有时明智，有的清醒，有的昏沉而已。文学者总要站在时代的前列，走在探求的尖端，以自己的发现和艺术成果引人深思，移人性情，催人前进。这本是一件十分严肃（或说庄严）的事情，一切正直的文学者总是这样做的。

我们可以从这本小说集中得到印证。

这里的几篇小说，所写大都是小小天地，芸芸众生，然而人间的悲欢，历史的沉思，却历历在目，缕缕入心。无论是海隅热情善良的青年，还是陷入困境，备受熬煎的干部，无论是为邪恶所欺凌的慈母，还是勇于和命运抗争的新女性，皆饱含血肉，跃动着生命的脉搏，显示着生活的前进。那些卖弄才情，专尚浮华的大作，那些玩世不恭，无病呻吟的名篇，都不必来与之相比，因为它属于别一境界。用时装表演之法来引动读者，是不会有真正的文学的。

叶文玲以善于刻画女性细微的精神世界而见称，然而笔力却并不纤弱。她的作品描写细腻，由于体察和思索之深，故细腻又不显繁琐，这就是文学功力之所在。如此集中《秋爽》一篇，无惊人之笔。平常的乡镇，普通的少女，几许不幸，几番凄楚，然而一个女孩子自尊自强的精神，却写得美丽深沉，如一首散文诗。这样的作品，在当今的风尚中，也许不易引起人们的关注，却自有其动人之处，有文学的价值。闪闪发光者未必是真的黄金，这是大家都明白的，但是却往往昧于文学的评论。《茧》中的老母亲所经受的庸俗的儿媳所给她的痛苦，有某种普遍性，似乎也是真诚的文学者有时感到的痛苦，因为真诚的文学者所愿意献出的是心，是雪白的茧和美妙的丝绸。

作者有新的尝试。《父母官》一篇写一个父母官陷入困境，从而显示了生活这一侧面错综复杂的纠葛。这是叶文玲过去作品中所少见的。显然她想有所开拓，虽然不能说已经写得成功，因为这可能并非作者的擅长。结果是，人为的编织多了，而亲切

委婉之情却少了。例如，对小说中的恶女人盛嫣，作者激愤之情溢于言表，但所画者仍不过是人物外部的音容。卑劣者之所以如此，决不仅仅由于原来的品性不良。通常所说祸国的妖妇或“马列主义老太太”之类，归根结蒂，是特定的社会境遇所产生，是历史的沉积物。必得使读者从独特的人物看到社会，看到历史，炯然有悟于心，才是上乘的功力。

但是，《湍溪夜话》中所写的新女性关侠，却是成功的。这是勇敢的女性中又一类新的人物。这篇小说是作者一次访问后所写的，其中有局限于采访的痕迹，但是又并非新闻实录，熔铸于其中的，是作者对中国妇女命运的思考，是对八十年代勤劳善良的女性的热情呼唤。湍溪夜色迷人，而更为迷人的是美的心灵和新的生活的奔腾情景。叶文玲不是只会作悲苦之歌的小说家，因为在一切悲苦之上，是美好人性夺目的光华，历史就是这样前进，我们民族也正是这样延续、滋长并走向强盛的。当今有些作品，擅长描写众人中卑下庸俗的境界，却无意于展示众人中确实存在并且推动着生活前进的美好情操；或醉心于寻找民族原始的、落后愚昧之“根”，却不去寻找民族强大坚韧的生命力之“根”，还自以为是“文学的新观念”，是八十年代的新风尚。殆哉！这不仅使人丧气而已，简直使人觉得悲哀。

谈作品，往往主观的色彩很浓，论作家，见地亦往往不一，所谓众口难调。但是生活将会作出大致上是公允的评价。一本书读后有什么收获，那效果也很不一样，但是真诚的文学家必有能与之共鸣的读者，这就是一种慰藉了，这是一个辛劳的耕耘者所得的慰藉。

文玲同志索序于我。我只能说一点粗略的读后感，是不可称为“序”的，无以名之，或者只是表达一点对作者的祝愿罢。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是女作家叶文玲近几年的中篇小说。

叶文玲擅长细腻刻划妇女的内心世界，用美的旋律谱写她们心灵的奥秘。

这本集子中的五个中篇，有青年人对纯真爱情的追求，也有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希冀与奋斗。

作者从不同角度塑造了海岛女教师、个体户女司机、普通家庭妇女及县委书记等艺术形象，写得都神形毕肖、情真意切。作品构思新颖，文笔清新，充满情趣。其中《父母官》和《湍溪夜话》是叶文玲的力作。

目 录

序.....	于 晴
海 角	1
父母官	109
秋 爽	287
茧	317
湍溪夜话	347

海 角

生活的浪涛

在地球的每个角落澎湃

——题记

—

暮春的一天，在县城通向海渡口的路上，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姑娘背着背包，提着行囊，沿着海堤，姗姗走来。

凌 霜

命运的突变，常常把我生活的道叉，扳向另一条线轨。这是有生以来的第几次了？简直数不清。以往都是我听从命运的安排，这一次却足可使我自豪：我是自觉自愿。

脚下绵延的小路，将使我登上一条机帆船，驶向那陌生而遥远的海角！

我又言过其实了，瞧，这条并能通行两辆汽车的公路，怎能算小路？而且，“海角”离县城二十海里，听说只需两个小时便可到达，又怎能算遥远？……今天的一切为什么都教人觉得如此快乐？“我的心儿长上了翅膀”……这是谁说的？记不起了，大概是五十年代的诗句吧？

说到头，还真多亏了姚姨，要不是大前天傍晚她来串门子，我会有今天这一切变化么？所以对人真得“一分为二”，尽管我平素那么不喜欢她！

姚姨五十出头的人了，也不知怎么保养的，头发纹丝不乱，脸上不显一点皱褶，比三十出头的人还显年轻。我真讨厌她那股不合年龄的“老来俏”！而且，她那股说话哼哼唧唧的神态，哪象个领导干部？更不象个文教局的副局长！文教局的副局长应是什么样的？我也说不出个“格式”来，但，“文教”嘛，总要有点儿文气，为人师表嘛！可她……哦，太太夫人派头十足，娇骄之气十足，文墨之气绝少！呀，光想她的坏处做什么？

我对她总是没礼貌，可姚姨她倒有“涵养”，不管我脸板得多难看，有没有好声气，从来不计较。

“下面有位老师突然病倒了，要找个代课的，我忙死忙活了半天，也没找到合适的……”她仰在藤椅上长吁短叹，一双眼睛满有劲地欣赏着自己在穿衣镜里的“形象”……每回来串门，她都是这副样子，这个声气。

“忙死忙活”，她是吹牛皮，越不想多干工作的人越爱说自己忙，到底一天到晚干了些什么，天知道！

“我去代，行不行？”听得腻歪，我顶了她一句。

“我的小姑娘奶奶，别拿你姚姨开心了。那地方，是你去得的吗？”

这倒奇了，难道是“魔鬼的峡谷”？“百慕大”三角区？

“霜霜，我一说你准得打退堂鼓！你知道是哪儿？——牛角屿！”

我愣了……不，开弓没有回头箭，我不能让姚姨把我小瞧了。

“怎么去不得？”我赌了气，“牛角屿没人烟？我偏去！”

“别耍小孩子脾气，放着书店的清闲工作不干，到那儿……好啦，快告诉我，你爸爸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“这事我爸爸管不了，你别给他找麻烦！要是个县委书记连这事也得管，你干脆变个魔法，给他安上千脚千手，连你吃饭也让他来喂好了！”

“这丫头！……”姚姨就会露出长长的板牙，象只鸭子那样嘎嘎笑！即便她最会收拾打扮，也无法改造自己这牙齿与嗓子。我忽然决定：跟她谈到底，决不儿戏。

“姚姨，不，姚副局长，我是正正式式向你提出要求：我去！真的。我在书店干的是临时工，有我没我一个样，至于我的学历，简历，你完全清楚。不，我马上再给你报一下‘山门’：五六年出生，六九年小学毕业，因父亲‘走资’，跟哥哥插队落户三年，七二年上初中，七五年毕业，因父亲‘右倾翻案’，未升上高中，无所事事，七七年进高中补课，七九年毕业，报考两年未及第的‘大学漏子’，并且不想再浪费第三年的报名费……怎样，你能这样无视一个待业青年最迫切的愿望么？你要不答应，我就向爸爸告状！”

“咯咯咯，我的小霜霜哎……”又是一阵！不过，总算松了口气，“那也得和你爸爸商量商量呀……”

“不用商量，这事，我爸爸保险支持。”说着，我又担心了：她

可别跟长塘镇那个什么工办主任朱耕一样，也在那招工名额上搞“买空卖空”的鬼名堂，到时候尽给爸爸抹黑哇！

“好好好……不过，姚姨可得告诉你，霜霜，那牛角屿可不是蓬莱仙岛，唔，那儿交通不便，文化生活枯燥，你想看电影什么的，可是……”

“没什么，现在的许多电影，我也编得出来，我早都腻了！”

“好好好，不贪享受，不愧为有志气的一代青年！你姚姨支持你，我们一言为定。”

又恭维了。不过，后面这句话，还算干脆。

可她临出门时为什么又做出这副表情呢？甜不腻腻的眯着眼睛上上下下打量我一番，好象不相信似的……我突然来了气，胸脯子一挺，把脸一板，是的，凌子坤的女儿别的也许都不强，可说话算话，是继承爸爸传统的。

姚姨终于走了……望着她的背影，想起她临走时那讨好而又意味深长的笑，我突然涌上一种悲哀：为什么呢？为什么现在正儿八经想做点好事，反倒被认为不可理解，难以相信了？相反，一些歪门邪道的行为倒天经地义，通行无阻？

这风气什么时候才能变过来？

而且，她最后那个“忠告”又是什么意思呢？

“霜霜，你去了后，多装哑巴少说话，别提自己的来龙去脉，也别说是来‘代’的，懂么？人家不问，就不用说……懂么？”姚姨的声气变得这么神秘，眉毛弯得这么厉害，简直象“地下工作者”在接头地点，交接党的秘密文件，有趣……其实，这有什么好保密的？

不过，先应承就是了，管她要什么心眼！

和爸爸告别，我采取了“突然袭击”的方式。要不，我无法战胜心中对他的依恋，唉，爸爸老了……

我有点难过，但这一切，都是对自己的考验。

清晨，一缕金色的朝霞在窗上织成了一幅美妙绝顶的图案，好兆头！

“爸爸，我这是第三次叫你了！”

“……哦，听着呐！”

“听着听着，你两眼都没离开桌上那堆文件，能算你在听着？……你要学列宁那本领，早着哩！”

“这丫头！什么事火气那么大……好好好，洗耳恭听。霜霜，你到底有什么事呀？”

“难道你一点都没记起来？”

“……喔？对不起，是忘了，忘了。”

“今天是什么日子？”

“三月三十日……哦，真对不起，霜霜，你的生日，我的霜霜满二十四，是满二十四周岁了吧？”

“少报了一岁，爸爸，我不是提醒你这个，难道你忘了今天也是妈妈的忌日……”

一说出口，我就后悔了，我这个没心没肝的，唉……“爸爸……”泪水盈上了我的眼眶，我不得不掉过头去，“我不该……”

爸爸摆了摆手。

“爸爸，我是恨哥哥，他说了要来的，可到现在……哼，娶了媳妇忘了……爹，这话一点不错！”

“不要提他，人都有自己的生活……”

“生活，生活，你就去看看他的生活吧！你去看看他的‘皇宫’……哪怕你只去看一次！”

“哦，霜霜，还是谈你自己的事……”

“不，我偏要说他，他要不是凌子坤的儿子，我就不说他！”

“霜霜！……”

“爸爸，哥哥他变化可大了！要知道，十二年前他可不是这个样子……嗯，如果让我退回到十二年前我也愿意，只要能变回来我原来的那个哥哥！……那时候，他能把人家的给他的一块饼子，放在胸口暖着，跑十里地来送给我，他自己啃外边的干皮子，把软和的瓤子一下填在我嘴里……”

“孩子，我知道，那些年你们吃苦了……”

“不不，爸爸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吃苦？谁没吃过苦？可是，这是一本万利的资本么？你看他现在横着走路的神气劲，唯恐人家不知道他是刘部长的女婿，县委书记的儿子！……爸爸，你当初就不该同意他跟刘薇薇结婚……”

“这事……霜霜，你想，我能管得了吗？”

“是的，你能管得了全县七十万人，就是管不了自己的儿子！”

“霜霜！……”

“我是实在憋不住了……你知道么，大前天，哥哥的摩托把一个进城串亲戚的渔民的小娃娃给撞了……哼，鸡肠子那么宽的一条道，上班十五分钟就走到了，他非骑摩托不可，臭美！……”

“什么？有这件事，你为什么不早说？”

“我什么时候才能跟你说？你前天深夜才从地委回来，昨天早上我一起床，你又出去开会了，整整一天……今早，要不是我起了个大早堵住你……好，床头又是一叠文件，这没完没了的文件……”

“哎，霜霜，那孩子的伤怎么样？我得去看看！”